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龙舟载乡愁

柴进



童心里的五彩绳

谭哲胜



在时光的褶皱里，总有一抹鲜亮的色彩，如晨曦穿透薄雾，在心底晕染出永不褪色的画卷。于我而言，那劈波斩浪的龙舟竞渡，便是这样一场镌刻在血脉中的盛事。

记忆中的江南水乡，端午总是裹挟着粽叶的清香与艾草的辛烈。河畔的杨柳垂绦轻拂，家家户户的门楣上悬着青翠的菖蒲，孩童手腕系着五彩丝线，蹦跳着追逐卖雄黄酒的小贩。而最令人翘首以盼的，莫过于镇口老码头那场声势浩大的龙舟赛。桨声、鼓声、吆喝声，交织成了一支沸腾的端午序曲。

天还未亮透，我便跟着阿嬷去江边采露水。她说端午的晨露能祛百病，我却只顾盯着河面上若隐若现的龙舟影子——它们静卧在薄雾中，宛如蛰伏的蛟龙。码头上早已挤满了人，老船工们弓着腰，用桐油一遍遍擦拭船身，木纹在油光下泛出琥珀色的光泽；龙头高耸，朱漆点睛，金鳞片片分明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昂首长吟。年轻的桨手们赤着上身，古铜色的脊背绷紧如弦，他们喊着号子将龙舟推入水中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也惊醒了沉睡的河面。

日头渐高，两岸人潮涌动。卖糖画的老人手腕翻飞，黄澄澄的糖浆凝成飞燕游龙；扎彩棚的匠人将竹篾弯成拱桥，缀满纸扎的荷花与鲤鱼。忽然，一声震天的鼓响撕开喧嚣，人群如潮水般向码头涌去。十二艘龙舟齐刷刷横列江心，船头的鼓手高举鼓槌，桨手们握紧木桨，目光如炬。岸上的老族长点燃了三柱高香，青烟袅袅升腾，与江面的水汽融为一体。刹那间，鼓点如暴雨倾盆，桨叶齐刷刷插入水中，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！

江面霎时沸腾起来。木桨起落

端午节的阳光斜斜地照进院子，老伴给小外孙女戴上五彩绳。十岁的小外孙女眨着圆溜溜的眼睛，高兴地对老伴说：“姥姥，我也要学做五彩绳！”

老伴笑着问她：“你都戴上了，还做它干嘛呀？”

“姥姥，咱家的五只猫以前都是流浪猫，现在到咱家了，我要让它们健健康康的！还有小狗海星，我也要给它戴上！”小外孙女拉着老伴的手，一脸认真地对老伴说道。

于是，老伴就开始教小外孙女学做五彩绳。老伴找来五彩线，挽起裤腿，把五根彩线轻轻扭在一起，在腿上来回搓动。彩线像听话的小精灵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漂亮的五彩绳。小外孙女看得目不转睛，随后有模有样地学起来。她的小手还有些笨拙，彩线在指间缠绕，好几次都乱成一团，但她也不着急，小嘴嘟囔着“你再不听话，我可要打你了，你别欺负我小”，重新耐心地摆弄。终于，一条歪歪扭扭却满是心意的五彩绳诞生了。

小外孙女先给五只小猫戴上，又小心翼翼地把五彩绳套在了狗狗的脖子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海星，戴上五彩绳，就健健康康啦，我们一起玩！”海星是我家小狗的名字，可当她看到海星戴上细细的五彩绳不太好看时，又噔噔跑开，翻出自己的头绳，重新做了一条给海星戴上。还觉得不够好，又央求妈妈买来了六

间，水花迸溅如珍珠落玉盘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了七彩光晕。鼓声越来越急，桨手们的吼声震得岸边槐树簌簌落花。领头那艘青鳞龙舟上，鼓手是个白发老者，他佝偻的背脊在击鼓时挺直如松，每一声鼓点都精准地踩在众人心跳的间隙。眼看红鳞舟要后来居上，青舟的尾桨手突然长啸一声，桨叶几乎贴水面横扫，船身猛地一窜，龙首冲破终点彩绸的瞬间，两岸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。

多年后，我在异国的唐人街再次见到龙舟竞渡。金发碧眼的青年们喊着生硬的中文号子，塑料龙首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荧光。然而，当鼓声响起时，那些笨拙的划桨姿势竟与记忆中的画面重叠——老船工布满茧子的手摩挲着龙头雕纹，阿嬷将雄黄酒细细涂抹在我的耳后，父亲把我扛在肩头，指着江心大喊：“看！青龙要抬头了！”湿润的风裹着粽香扑面而来，眼眶竟有些发热……

这传承千年的竞渡，早已超越了胜负之争。龙头高昂的姿态，是先祖对风调雨顺的祈愿；木桨划开的波纹，是游子绵延不绝的乡愁。如今它漂洋过海，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像一粒倔强的种子，将文化的根系深深扎进五湖四海的土壤。当鼓点与心跳共振，当汗水和江水交融，仿佛看见时光长河里，无数双手将龙舟的缆绳一代代传递。

端午龙舟，不仅是一场力量的角逐，更是一曲血脉的吟唱。它把散落的星辰串成了银河，让漂泊的魂灵找到归航的灯塔。那些震耳欲聋的呐喊，那些飞溅的浪花，终将在某个潮湿的清晨，化作故园窗前的一滴清露，悄然落入思念的杯盏。

小小铃铛

小猫们戴上五彩绳和铃铛后，可就不淡定了。它们好奇地低头看看，想把这奇怪的东西甩掉，却怎么也甩不掉。走起路来，铃铛叮当作响，吓得它们上蹿下跳，一会儿躲到桌子底下，一会儿又跑到沙发上，那慌张又可爱的模样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而海星似乎知道这是小主人的心意，戴上五彩绳后，一直摇头摆尾，欢快得不得了。小外孙女为了显摆，牵着它出去溜达。一看到邻居，就骄傲地说：“阿姨，你看我家的狗也戴上了五彩绳，这可是我自己给它编的！”邻居阿姨夸她真棒、真机灵，海星好像也听懂了夸奖，摇尾巴摇得更欢了，铃铛声清脆悦耳，仿佛也在分享这份快乐。

看着小外孙女开心的模样，我心里满是温暖。小小的五彩绳，串起的不只是端午节的习俗，更是小外孙女那颗柔软又善良的心。她用自己的方式，把爱分给了家里的每一个小生命。在这简单的制作和分享中，传统习俗的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芽，而那份对生命的关爱，也如同五彩绳上的色彩，绚丽而美好，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原来，习俗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祈福避灾，更是教会我们如何把爱编织进生活的每一处细节，让每一根彩线都系住一份牵挂，让每一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
西瓜味的童年

袁家莉

夏日的风，裹挟着热浪，吹过乡下的田埂，也吹进了我的童年。那时的夏天，就像一颗熟透的西瓜，红瓢黑籽，甜得让人心醉。

儿时的夏天总与西瓜绑在一起。天还没亮透，爷爷就踩着露水往瓜田去。我趴在竹床上数房梁上的蜘蛛网，听远处传来“咔嚓”的脆响——准是爷爷在试瓜熟不熟。他总说：“拍西瓜要像拍自家孩子的屁股，得听回响。”这话把奶奶逗得直笑。

爷爷切西瓜时，动作总是格外庄重。他先从水缸里舀一瓢清水洗了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西瓜放在竹编的小矮凳上。一把简易的水果刀在他手中仿佛成了宝剑，轻轻一划，瓜皮裂开，红艳艳的果肉便露了出来，汁水顺着刀锋流下来，滴在矮凳上，像一条蜿蜒的小溪。我和姐姐早已等不及，围坐在旁边，眼巴巴地望着那半剖开的西瓜，嘴角几乎要淌出口水来。

“慢点吃，别噎着。”爷爷笑着递给我们每人一块，我们接过时双手捧着，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似的。咬下去的那一刻，清凉甘甜的汁水瞬间在嘴里炸开，连牙齿都被染成了红色。我们吃得满脸都是汁水，嘴唇红得像抹了胭脂，还时不时发出“啊呜”“啧啧”的满足声。爷爷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笑得眼角都皱成了花儿。

吃完西瓜后，我们还会把西瓜皮扔到地上，玩起踩西瓜皮的游戏。一个个跳着、笑着，踩在西瓜皮上，滑来滑去，常常摔得四脚朝天。每次摔倒，我们都会哈哈大笑，然后爬起来，继续玩。那欢快的笑声，在院子里回荡，也飘进了夏日的风里。

午后的阳光炽热，但我们的内心却像西瓜一样凉丝丝的。吃完西瓜，我们躺在竹席上，听着蝉鸣和树叶沙沙的声音，眼皮渐渐沉重。偶尔睁开眼睛，还能看见爷爷坐在藤椅上打盹，手里还握着那把切西瓜的刀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。那一幕，仿佛被时光定格，成了记忆中最温柔的画面。

最难忘的是偷瓜的趣事。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我和小伙伴摸黑往瓜田去。露水打湿裤脚，蟋蟀在草丛里拨动琴弦。正要下手，忽见远处有星火明灭——是守瓜田的赵大叔。我们屏住呼吸，看那点红光在瓜垄间游走，像只提着灯笼的萤火虫。最后是爷爷打着电筒来寻，竹烟管敲在我们脑门上：“两个小贼，回家吃现成的不好？”

后来长大了，离开了乡下，每年夏天也能买到各种各样的西瓜，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那种亲手掰开瓜皮时溅出的汁水，那种姐妹争抢着吃的热闹劲儿，还有爷爷慈祥的笑容，似乎都被封存在了那个遥远的夏日午后……

西瓜味的童年，是甜的，是清的，是旧时光里最柔软的一角。